



特別
^21
2782
4



門 21
號 2782
卷 4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之九

古吳墨浪子搜輯

南屏醉蹟

佛家之妙。妙在不可思議。尤妙在不可思議中。時露一斑。令人驚驚喜喜。愈可思議。及思議而似有如無。又終歸于不可思議。此佛法所以有靈。而高僧時一出也。西子湖。擅東南之秀。仙賢忠節。種種皆有。而三寶門中。豈無一真修之衲。為湖山展眉目。然或安隱于禪。而不顯慧靈之妙。或標榜于詩。而但逞才學之名。至于認空是色。執色皆空。時露前知。偶存異蹟。風風顛顛。透泄靈機。不令如來作西方。

昭和十年
二月六日
購求

西遊傳
之蠢漢者。豈易得哉。不意西湖上有一僧。叫做道濟。小變沙門之戒律。大展佛家之圓通。時人指點世人。而世人亦悟。只認他作瘋顛。遂叫他作濟顛。誰知他的瘋顛。皆含佛理。就有知他不是凡人。究屬猜疑。終不着濟顛的痛癢。然濟顛的痛癢。多在于一醉。而醉中之聖蹟。多在于南屏。故略舉一二。以生西湖之色。原來濟顛在靈隱寺。遠瞻堂座下。爲弟子。被長老點醒了靈性。一時悟徹。本來恐人看破。故假作顛狂。以混世人之耳目。世人那裡得能盡知。自到了淨慈寺。做書記。便于顛狂中。做出許多事業來。忽一日。大眾在于正殿上。香花燈燭。與施主看經。濟顛却吃得醉

醺。手托着一盤肉。突然走來。竟踢地坐在佛前。正中間。見衆僧誦經。他却雜在衆僧內。唱山歌。唱一回。又將肉吃一回。監寺看見。不勝憤怒。道。這是莊嚴佛地。又有施主在此齋供。衆僧在此焚修。你怎敢裝風作痴。在此攪擾。還不快快走開。若再遲延。稟過長老。定加責治。濟顛笑道。你道我佛莊嚴。難道我濟顛不莊嚴。只怕我這臭皮囊。比土木還莊嚴許多。你道施主在此齋供。難道我這肉不是齋供。只怕我這肉。比施主的齋供。還馨香許多。你道衆僧在此誦經。難道我唱的山歌兒。不是誦經。只怕我唱的山歌兒。比衆僧誦的經文。還利益些。怎麼不逐他們到來。趕我監

西遊記
寺見逐他不動。只得央了施主。同來稟知長老。長老因命侍者喚了濟顛來。數說道。今日乃此位施主所保母病平安的。大道場。他一片誠心。你爲何不慈悲。使他如願。反打斷衆僧的。焚修功果。濟顛道。只些和尚。只會吃饅頭。討襯錢。曉得甚麼焚修弟子。因憐施主誠心。故來唱一個山歌。見代他所保長老道。你唱的是甚麼山歌兒。濟顛道。我唱的是一

你若肯向我吐真心。我包管你舊病兒。一時都好了。濟顛念完。因對着施主說道。我這等替你祈保。只怕令堂尊恙此時已好了。你在此無用。不如你回去罷。正說得完。

只見施主家裏。早起了家人來報。道太太的病已好。竟坐起來了。叫快請主人回去哩。施主聽了。又驚又喜。因問道。太太數日臥牀不起。爲何一時就坐得起來。家人道。太太說睡夢中。只聞得一陣肉香。不覺精神陡長。就似無病一般。施主聽了。因看着濟顛道。這等看來。濟老師竟是活佛了。待某拜謝。說還未完。濟顛早一路筋斗。打出方丈。不知去向了。又一日。要尋沈提點。猜疑他在小脚兒。匡行首家。遂一徑走到王家來。看見他妙子。正站在門首。因問道。沈提點在你家麼。妙子道。沈相公是昨夜住在我家的。方纔起來去洗浴。尙未回來。你要見他。可到裏面去坐了等他。

齊顛因走了人去。只見房裏靜悄悄。王行首尚睡在樓上。不曾起來。樓門是開的。遂躡着腳兒走了上去。此時王行首正仰睡在暖帳裏。昏昏沈沈的。做夢。齊顛看見。因走到牀前。忙在踏板上。取起一隻綉鞋兒來。揭開了錦被。輕輕放在他陰戶之上。再看王行首。尚恬恬睡熟。齊顛恐有人來看見。遂折轉身。走下樓來。恰好正撞着沈提點浴回。大家相見了。沈提點道。來得好。且上樓去吃早飯。二人遂同上樓來。此時王行首已驚醒了。見陰戶上放着一隻綉鞋。因看着齊顛笑說道。好個聖僧。怎嫌疑也不避。這等無禮。齊顛道。冲撞雖然冲撞。却有一段姻緣。非是我僧家無禮。王行首道。明明取笑我。有甚姻緣。齊顛道。你纔夢中會見甚麼。王行首道。我夢中見一班惡少。將我圍住不放。齊顛道。後來如何。王行首道。我偶將眼一閉。就都不見了。齊顛道。却又來。這豈不是一段因緣。因取紙筆寫出一個詞兒來道。

蝶戀花。花枝應已倦。睡來春夢昏昏。花枝卸下不隨身。
嬌枝生柳。崇唐突。任花神。故把綉鞋遮洞口。莫教
覺後生嗔。萬千和尚。假溫存。斷除生死路。絕却是非
門。右調臨江仙。

又一日淨慈寺的德輝長老。要修整壽山福海的藏殿。聽

得濟顛與朝官往來。故命他化三千貫錢。濟顛道。不是弟子誇口。若化三千貫。只消三日便完。但須請我一醉。長老聽了大喜道。你既有本事。三日內化出三千貫錢來。我豈有不請你一醉。因命監寺去備辦美酒素食。羅列方丈中。請濟顛受用。長老親陪。濟顛見酒一碗不罷。兩碗不休。直嘖得大醉。方纔提了緣簿去。睡到次早。竟拿了緣簿來見毛太尉道。做寺向來原有座壽山福海的藏殿。甚是興旺。不意年深日久。盡皆倒塌。以致荒涼。今長老要發心修造。委我募化。須得三千貫錢。方能成功。你想我一個風顛和尚。尚那裏去化。惟太尉與我有些緣法。求太尉一力完成。便

取出緣簿遞與太尉。太尉看了道。我雖是一個朝官。那裏便有三千貫。開錢作布施。你既來化我。只好隨多寡。助你幾十貫罷了。濟顛道。幾十貫濟不得事。太尉若不肯。却教我再化何人。太尉道。既如此說。可消停一兩月。待下官湊集便了。濟顛道。這個使不得。長老限我三日便要。怎講一兩月。太尉見濟顛逼緊。轉笑將起來。道。你這個和尚。真是個風子。三千貫錢。如何一時便有。濟顛道。怎的沒有。太尉只收了緣簿。包管就有得來。因將緣簿撒在當廳桌上。急忙抽身便走。太尉見了。因叫人趕上。將疏簿交了。還他濟顛。接了。又丟到廳內地下。說道。又不

說罷竟走出府去了。太尉只得將簿收下。因分付門上人。今後濟風子來。休要放他進府。却座忙迎着問道。化得怎麼了。濟顛道。首座道。今日一文也無。後日那能。不要你擔憂。說罷竟到禪堂裏去了。半信半疑。一時不能決斷。到了次日。立了三日限期。今日是第二日了。老道道。濟雖說風顛。在正務上。却還不出。說謊騙酒吃了。長老其糊塗事。雖近乎說。期到了。第三日。毛太

尉纔入朝。隨駕早有一個內侍。從宮裏出來。尋着毛公道。娘娘有旨。宣你毛太尉。忙跟到正宮。來叩見道。娘娘宣奴婢。不知有何分付。太后道。本宮昨夜三更時分。正朦朧睡去。忽夢見一位金身羅漢。對我說道。西湖淨慈寺。有一座壽山福海的藏殿。一向莊嚴。近來崩塌了。要化我三千貫錢去修造。我問他討疏簿看。他說疏簿在毛君實家裏。我又問他有何名號。他又說名號已寫在疏簿之後。但看便知。本宮醒來。深以為奇。但不知果有疏簿在彼處麼。毛太尉聽了。驚倒在地。暗想道。原來濟公不是凡人。因啓奏道。兩日前。果有個淨慈寺的書記僧。叫做道濟。拿一個疏簿。

到奴婢家來。要奴婢替他化三千貫錢。又只限三日。就要的奴婢。一時拿不出。故回了他去。不期他急了。又弄神通。來化娘娘。太后又問道。這道濟和尚。平日可有甚麼好處。太尉道。平日並不見有甚好處。但只是風風顛顛的。要喫酒。太后道。真人不露相。這正是他的妙用。定然是個高僧。他既來化。本宮定有因緣。本宮寶庫中。現有脂粉銀三千貫。可捨與他去修造。但此金身羅漢。現在眼前。不可當面錯過。你可傳旨。備鸞駕。待本宮親至淨慈寺去行香。認一認。這金身羅漢。毛太尉領了太后的懿旨。一面到寶庫中。支出三千貫。脂粉錢來。叫人押着。一面點齊。嬪妃。綵女。請娘娘上了鸞駕。自己騎了馬。跟在後面。逕到淨慈寺而來。此時濟顛正坐在禪房中。不出來。首座看他光景。不像因走來問他道。你化的施主如何了。濟顛道。將近來也。首座不信。冷笑而去。又過了半晌。濟顛忙奔出房來。大叫道。都來接施主。他便去佛殿上。撞起鐘來。撞起鼓來。長老聽見。忙叫衆僧去看。衆僧看見。沒動靜。只有濟顛自在佛殿上。亂抖接施主。因回覆長老道。那裏有甚施主。只有道濟在那裡發風。正說不完。早有門公飛跑進來。報道。外面有黃門使來說。太后娘娘要到寺進香。鸞駕已在半路了。快去迎接。衆僧聽見。方纔慌了。長老急急披上袈裟。戴上毘盧

幅領着合寺的五百僧人出到山門外來跪接。不一時風
輦到了。迎入大殿。太后先拈了香。然後坐下。長老領衆僧
參見畢。太后就開口說道。本宮昨夜三更時分。夢見一位
全身羅漢。要化鈔三千貫。修造藏殿。本宮夢中已親口許
了。今日不敢昧此善緣。特自送來。住持僧可查收明了。完
此藏庫功德。毛太尉聞旨。忙將三千貫錢。擡到面前。交與
庫司收明。長老忙同衆僧一齊叩謝。布施。太后又說道。本
宮此來。雖爲功德。實欲要認認這位羅漢。長老忙跪奏道。
貧僧合寺。雖有五百衆僧人。却盡是凡夫披剃的。實不敢
妄稱羅漢。感娘。太后道。羅漢臨凡。安靑露相。你可將
五百僧人。盡聚集來。我看我自認得。長老恐叢羅堂上。
時難看。因命衆僧。擡着香爐。遶殿念佛。便一個一個都從
太后面前走過。此時濟顛亦夾在衆僧中。跟着走。剛走到
太后面前。太后早已看見。親手指着說道。我見的羅漢。正
是此僧。但夢中紫磨金色。甚是莊嚴。爲何今日作此幻相。
濟顛道。貧僧從來是個風顛的窮和尚。並非羅漢。娘娘不
要認錯了。太后道。你在塵世中。混俗和光。自然不肯承認。
這也罷了。只是你化本宮施了三千貫錢。却將何以報我。
濟顛道。貧僧一箇窮和尚。只會打筋斗。別無甚麼報答。娘
娘。只願娘娘也學貧僧。打一個筋斗。轉轉罷。一面說。一面

卽頭向地。脚朝天。一個筋斗翻轉來。因不穿褲子的。竟將前面的物事都露了出來。衆嬪妃宮女見了。都掩口而笑。近侍內臣見他無禮。恐太后動怒。要拿人。因趕出佛殿來。欲將他捉住。不料他一路筋斗早已不知打到那裡去了。長老與衆僧看見。膽都嚇破。忙跪下奏道。此僧素有風顛之症。今病發無知。罪該萬死。望娘娘恩赦。太后道。此僧何嘗風顛。實是羅漢。他這番舉動。皆是所保我轉女成男之意。盡是禪機。不是無禮。本該請他來拜謝。但他既避去。不肯來。只得罷了。說罷。遂上輦還宮。太后去了。長老一塊石頭方纔放下。因叫侍者去尋道濟那裡尋得見。早有人得說他領着一夥小兒。搵了一隻船到西湖上採蓮去了。侍者回報長老。長老因對衆僧說道。濟因要藏殿。完成萬不得已。故顯此神通。感動太后。今太后到寺。口口羅漢。他恐被人識破。故又作此風顛。掩人耳目。你們不可將他輕慢。衆僧聽了長老之言。方纔信服。又一日。濟頭走到靈隱寺來。望卽鐵牛。長老道。他是個風子。遂閉了門。不見濟頭。惱了。隨題詩一首。譏請他道。

幾百年來雷

隱寺

如何却。被鐵牛門

蹄中有灌籃

種種

鼻孔撩天不受穿

道眼豈如容

眼瞎

寺門常似獄門關

冷泉有水無鷗鷺 空自留名在世間

印長老看見不曉 大怒遂寫書與臨安趙府尹要他將淨

慈寺外兩傍種松 松樹盡行伐去以破他的風水趙府尹

一時聽信徑帶了許多人來砍伐德輝長老得知着行道

這些松樹乃一寺風水所關若盡砍去眼見得這寺就要

敗了濟顛道長也 休慌趙府尹原非有心不過受讒而來

說明道理自然罷了遂走出來迎接趙府尹道淨慈寺書

記僧道濟迎接相公趙府尹道你就是濟顛麼濟顛道小

僧正是趙府尹道聞你善作詩詞謾誚罵人我今來伐你

的寺前松樹你敢作詩謾誚罵我麼濟顛道本腐然後蟲

生人有可譏可誚叻敢譏誚之人有可消方政罵之有如

相公乃堂堂宰官又是一郡福星無論百姓受惠雖草木

亦是沾恩小僧頌德不遑焉敢譏誚公相此來伐樹小僧

雖有一詩亦不過為草木乞其餘生耳望相公垂覽因將

詩呈覽府尹接了 一看上寫道

亭亭百尺接天高 久與山僧作故交

只認枝柯千載茂 誰知刀斧一齊拋

窗前不見龍蛇影 屋畔無聞風雨號

最苦早聞飛法鷲 晚回不見舊時巢

趙府尹將詩讀過看過釋道低徊吟咏不忍釋手因對濟

頭說道原來你三同仇學問的高僧本府誤聽人言幾乎
造下上重罪孽。伐樹人散去。然後復與濟顛作禮。濟
顛便留府尹入寺。獻齋齋罷方欣然別去。長老見府尹不
伐樹而去。因對慈覺道。今日之事。若非濟顛危矣。因叫人
尋他來謝。早已不知去向。又一日。要到長橋。與王公送喪。
走到王家。恰好事起。身濟顛因對王婆說道。你又不請
請得別人。我一發與你指路罷。因高聲念道。

餓餓兒王公

靈性最從容

搗豈搗了千百擔

蒸餅蒸了千餘籠

用了多少香油

燒了萬千柴

頭

今日盡情丟去

平日主顧難留

靈相到此

何處相投

噫

一陣東風吹不去

烏啼花落

水空流

念罷。衆人起材。直擡到方家峪。纔歇下。請濟顛下火。濟顛
因手提大火把道。大衆聽者。

王婆與我喫粉湯

要送王公往西方

西方十萬八千里

不如權且住餘杭

濟顛念罷。衆人感聽。可暗笑道。這師父說得好笑。西方路
遠。還沒稽查。怎麼便一口許定了住餘杭。正說之間。忽見
一個人走來。報王婆道。婆上恭喜。餘杭令愛昨夜五更生
了一個孩子。請我隣人來報喜。原來王婆有個女兒。嫁在

餘杭王婆因他。有孕。故不叫他來送喪。今聽見生了孩子。滿心歡喜。因問道。這孩子生得好麼。隣人道。不但生得好。生下來還有一。猶奇處。左肋下有個。王公四個。殊字。人疑是公公的後身。衆親友聽了此信。方驚訝道。濟公不是凡人。急忙要來問他因果。他又早不知那裏去了。又二日。淨慈寺被回祿。復請了松少林來做長老。長老見重修募緣。波榜文。因對濟顛說道。只得要借重大筆。一揮了。濟顛道。長老有命。焉敢推辭。但只是酒不醉。文思不佳。還求長老叫監寺多買一壺來。啣了。方纔有興。長老道。這個容易。便叫人去買酒來。與他啣。濟顛啣得快活。便提起筆來。

直寫道

伏以大干世界。不聞盡變于滄桑。無量佛田。到底尙存於天地。雖祝融不道。肆一時之惡。風伯無知。助三昧之威。掃法相。還太虛。燬金碧。成焦土。遂令東方凡夫。不知西來微妙。斷絕皈依路。豈獨滅湖上之十方。不開方便門。實實缺域中之一教。卽人人有佛。不覺真修。而俗眼無珠。必須見像。是以重思積累。造寶塔于九重。再想修爲。塑金身子丈六。况遺基尙在。非比創業之難。大衆猶存。不費招盡之力。倘邀天之幸。自不日而成。然工與土木。非布地金錢。不可。力在布施。必如天檀。越方成。故今

下求衆姓。慈悲感動人心。止卽九閣。直欲叫通天耳。希一人發心。慈萬民効力。財衆如恒河之沙。功成如法輪之轉。則鐘鼓復設于虛空。香火重光于先帝。自此億萬千年。莊嚴不朽。如金剛天人神鬼。功德證明于鐵塔。謹榜。

長老看見榜文。做得微妙。不勝之喜。隨即叫人寫了。掛于山門之上。過往之人。看見無不贊羨。哄動了合城的富貴人家。盡皆隨緣樂助。也有銀錢的。也有米布的。日日有人送來。長老歡喜。因對濟顛說。人情如此。大約寺工可興矣。濟顛說。這些小布施。只好熱鬧山門。幹得甚事。道兩日。少不得有上千上萬的大施主來。方好動工。長老聽了。似信不信。只說道。願得如此便好。又過不得三兩日。忽見濟顛忙走入方丈。對長老道。可叫人用上好的錦箋紙。快將山門前的榜文。端端楷楷寫出一道。來長老道。此榜掛在山門前。人人皆見。又抄他何用。濟顛笑道。只怕還有不出門之人。要看看。快叫人去寫。遲了恐寫不及。長老見濟顛說話有因。只得叫人將錦箋抄下。恰好報到。李太尉騎着馬。說是皇爺差他來看榜文的。要請長老出去說話。長老聽了。慌忙走出山門。迎接。李太尉看見長老。方跳下馬來。說道。當今皇爺。昨夜三更時分。夢見駕

幸西湖之上。親見諸佛菩薩。俱露。處于淨慈寺中。又看見
 山門前這道榜文。字字放光。又看。見榜文內有上叩九關
 之句。醒來時記憶不清。故特差下。官來看。不期山門前果
 有此榜文。榜文內果有此叩關之。句。大是奇事。但下官空
 手不便回旨。長老可速將榜文。及。錄一道。以便呈御覽。
 此時長老因有錦箋抄下的一時。膽壯。隨即雙手獻上道。
 貧僧已錄成在此。伺候久矣。太尉。接了。展開一看。見箋紙
 精工。字跡端楷。不勝大喜。道。原來。老師有前知之妙。下官
 奏知皇爺。定有好音。說罷。即上馬。而去。到了次日。李太尉
 早帶領許多人。押着三萬貫錢。到。寺來說。皇爺看見榜文
 與夢中相似。甚稱我佛有靈。看那。榜文有叩通天耳之句。
 十分歡喜。故慨然布施三萬貫。完。成勝事。你們可點明收
 了。我好回旨。長老大喜。因率合寺。僧人。謝了聖恩。李太尉
 方好覆者。長老正要尋濟顛來謝。他濟顛早又不知那裏
 去了。長老見錢糧充足。因急急開。工。諸事俱容易打點。只
 恨臨安山中。買不出為梁為棟。為。柱的。大木來。甚是焦心。
 因與濟顛商量。道。匠人說要此大。木。除非四川方有。但四
 川去此甚遠。莫說無人去買。就買。了也難載來。却如何區
 處。濟顛道。既在此做事。天也。叫通了四川。雖遠。不過只在
 地下。殿上。若畢竟要用。苦我不着。去化些來。就是了。但路

遠須要喫個大醉方好。長老聽了，又驚又喜道：「你莫非取笑麼？」濟顛道：「別人面前好取笑，長老面前怎敢取笑？」長老道：「既是這等說，果是真的了。」因分付侍者去買上好的酒，餚來儘着濟公受用。濟顛見酒美餚精，又是長老請他，心下十分快活。一碗不罷，兩碗不休。霎時就有二三十碗，直喫得眼都瞪了，身子都軟了，竟如泥一般。燈將下來，長老與他說話，也都昏昏不醒。因分付侍者道：「今日濟公醉得人事不知，料走不去，你們可攙扶他去睡罷。」侍者領命一個也攙不起，兩個也扶不動，沒奈何，只得四個人連椅子擡到後面禪牀上，方放他睡下。這一睡，直睡了一日一夜，也不見起來。衆僧疑他醉死了，摸一摸，却又渾身溫軟，氣息調和。及要叫他起來，却又叫他不醒。監寺因來埋怨長老道：「四川路遠，大木難來。濟顛一人如何得能走去化來？」他滿口應承者，不過是要騙酒喫。今長老信他胡言，買酒請他喫醉，今醉得不死不活，睡了一日一夜，還不起來。若等他到四川去化了大木回來，只好那世罷了。長老道：「濟公應承了，必有個主意。他怎好騙我？今睡不起，想是多喫幾杯。且待他醒來，再作道理。」監寺見長老回護，不敢再言。又過了一日，濟顛只是齏齏熟睡，又不起來。監寺着急，因同了首座，又來見長老道：「濟顛一連睡了兩日兩夜，叫又

叫不醒。扶又扶不起。莫非醉傷了臟腑。可要請醫生來與他藥喫。長老道。不消得。你不須着急。他自會起來。監寺與首座被長老搶了幾句。因對衆僧說道。長老明明被濟顛騙了。却不認錯。只叫等他醒起來。就是醒起來。終不然爲到四川去。好笑好笑。不期濟公睡到第三日。忽然一轂轆子扒了起來。大叫道。大木來了。快分付匠人搭起鷹架來。扯衆僧聽見都笑的笑。說胡說。驢。酒。啣的醉了。三日尙然不醒。還說夢話哩。大木在那裏。就有大木。不過是扛是拽。怎麼教人搭鷹架去扯。胡說胡說。酒顛叫了半晌。見没人理。只得走到方丈來。見長老說道。寺裡這些和真是這等懶惰。弟子費了許多心機力氣。化得大木來。只叫他們分付匠工搭鷹架去扯。却全然不理。長老聽了。也有些兀突。因問道。你這大木是那裏化的。濟公道。是四川山中化的。長老道。既化了。却從那裏來。濟公道。弟子想大木路遠。若從江湖來。恐費力費時。故就便從海上來了。長老道。若從海上來。必由鼈子門。錢塘江上岸。你怎叫搭鷹架扯木。濟公道。許多大木。若從錢塘江盤來。須費多少人工。弟子因見大殿前的醒心井。與海相通。故將衆木都運在井底下。來了。只要搭架子去扯。長老聽見濟顛說得有源有委。來歷分明。不得不信。因分付監寺快去搭鷹架。監寺因稟

西湖舊話
長老道。老師父不要信他亂講。他喫醉睡了三日。又不曾
半步出門。若說四川去化。好近路兒。怎生就化得大木來。
就是有神通。化了從海裏來。怎能敲得到井底下。就是井
底下通海。止不過泉眼相通。怎能容得許多大木。今要搭
鷹架。未免徒費人工。濟公在旁聽了。笑道。你一個蠢和尚。
怎得知佛家的妙用。豈不聞一粒米。要藏大千世界。何況
偌大一井。怎容不得幾根木頭。長老因叱監寺道。叫你去
搭鷹架。怎有許多閒說。監寺見長老發性。方不敢再言。只
得退出。叫匠人在醒心井上。搭起一座大架子來。四面俱
用轉輪。以收繩索。索上俱掛着鉤子。準備扯木。衆匠人搭
完了。走到井上一看。只見滿井的一井水。却怎能有個木
頭。因都大笑起來。道。濟顛說痴話。是慣的也罷了。怎麼長
老也痴起來。監寺正要捉長老。約白字。因來稟道。鷹架俱
已搭完。井中只有清水。不見有別物。不知要扯些甚麼。長
老因問濟公道。不知大木幾時方到。濟公道。也只在三五
日裏。長老若是要緊須。再買一壺來請我。包管明日就到。
長老道。要酒喫何難。因分付侍者。又買了兩瓶來。請他受
用。濟公也不問長問短。喫得稀泥爛醉。又去睡了。長老有
些識見。也還耐着。衆僧看見。便三個一攢。五個一簇。說個
不了。笑個不休。不期到了次日。天纔微明。濟公早扒起來。

滿寺大叫道。大木來了。大木來了。快叫工匠來扯。衆人聽了。只以爲濟顛又發瘋了。俱不理他。濟公自走入方丈。報知長老。道。大木已到井了。請老師父去拜受。長老聽了大喜。忙着了袈裟。親走到草殿。上佛前禮拜了。然後喚監寺鳩集衆工匠到井邊來扯木。監寺與衆工匠也只付之一笑。但是長老分付不敢不來。及到了井邊一看。那裏有個木頭影兒。監寺要取笑長老。也不說有無。但只請長老自看。長老不知他是取笑。因走到井邊。低頭一看。只見井水中。開果露出一二尺長的一段木頭。在水外。長老看見滿心歡喜。又討繩條對着井拜了四拜。拜完。因看着濟顛說道。濟公。真真難爲你了。濟公道。佛家公事。怎說難爲。只可恨這班賊禿。看着木頭。叫他鳩人工扯。尙不肯動手。長老因對監寺道。大木已到。爲何還不動手。監寺因走到井邊。再一看時。忽見一段木頭。高出水面。方啐了一驚。暗想道。濟公的神通。真不可思議矣。忙叫工匠繫下去。將繩上的鉤子鉤在木上。然後命人夫在轉輪上轉將上來。扯起來的木頭。都有五六尺爲圓。七八丈長短。扯了一株。又是一株。冒出頭來。長老因問濟公道。這大木有多少株數。濟顛道。長老不要問。只叫匠人來算。一算若不敷用。只管取。只管有。若是敷用。就罷了。也不可浪費。長老點頭道。是因

叫匠人估計。那幾顆爲梁。那幾顆爲柱。扯到六七十顆上。匠人道。已殺用了。只說得一。葺葺了。井中便再沒得。冒起來了。合寺皆驚。以爲神。而濟公又不知那裡去了。自此之後。寺中諸事。俱有次第。獨兩廊的影壁。未畫。臨安的顯宦。俱已有過布施。不可再去求。他獨有新任的王安撫。未曾布施。濟顛就打帳去化他。長老聽說。忙皺着眉。搖着頭說。道。這倒官。萬萬不可去纏他。若去纏他。不但不守布施。只怕還要惹出禍來。濟公道。這是何長老。道。我聞得此官。原是個窮秀才。未得第時。嘗到寺院投齋。受了僧人戲侮。所以大恨和尚。曾怒題寺壁。道。遇客頭如籠。逢齋項似鷲。這等懷嗔化他何益。濟公道。他偏懷嗔我。偏去化他。遂帶着酒意。風風顛顛。一竟走到安撫前。探頭探腦的。張望。道。值王安撫坐在堂上。看見了。因叫人拿了進去。拍案大罵。道。你這大膽禿廝。怎敢立在我府門外。張望。濟顛道。相公。府門外人人可立。爲何小僧立一立。便是大膽。安撫道。他人偶立。立便走去了。你這禿廝。立而不去。又且探頭縮腦的。張望。豈非大膽。濟顛道。小僧立而不去。是心要求見相公。因無人肯通。不得其門。故不得已。而張望。安撫道。你且說要見我。爲着甚事。濟顛道。聞知相公惱和尚。小僧以爲和尚乃佛門弟子。只爲焚修祝讚。賂爲人增福壽。故賴人。

衣食而不能衣食于人無可惱處故轉來分辯安撫聽了
默默良久道我惱與不惱你如何得知且有甚分辯濟顛
道小僧也無甚分辯只有一段姻緣說與相公求相公自
省安撫道你且說來說得好免你查罰說得不好加倍用
刑濟顛因說道昔日蘇東坡學士與秦少游黃魯直佛印
禪師四人共飲東坡因行一令前要一件落地無聲之物
中要兩個古人後要結詩二句要說得有情有理而又貫
串不能者罰勿邊看的人都替濟公耽憂濟公却不愧不
忙道相公聽着

蘇東坡說起道

筆花落地無聲擡頭見管仲管仲問

鮑叔如何不種竹鮑叔曰只須三兩竿清風自然足

秦少游說道雪花落地無聲擡頭見白起白起問兼

頗如何不養鶯廉頗曰白毛鋪綠水紅掌撥清波

黃魯直說道蚌屑落地無聲擡頭見孔子孔子問顏

回如何不種梅顏回曰前村深雪裡昨夜一枝開

佛印禪師後道天花落地無聲擡頭見寶光寶光問

維摩僧行近如何維摩曰遇客頭如籠逢齋項似鶯

王安撫聽了打動當年心事忍不住大笑起來道語參禪

妙大有可思且問你是那寺僧人叫甚名字濟公道小僧

乃淨慈寺書記僧法名道濟王安撫聽了大喜道原來就

西海會言
是做榜文叫通天耳的濟書記果是名下無虛快請起來相見重新見禮過蓬蓬入後堂命人整酒相留安撫親陪二人喫到役棧處濟公方說到兩廊畫壁之事要求相公慨樂助安撫道下官到任未久恐不能多既是濟師來然慕因取出俸鈔三千貫叫人押送到淨慈寺去濟公方謝別安撫一同回寺長老看見只驚喜得吐舌道這位宰官化得他來真要算他手段又一日喫得爛醉走到清河坊街上早一交跌倒他也不扒起來竟閉着眼要睡正值馮太尉的轎過前導的虞侯看見吆喝叫他起來濟公道你自走你的路我自睡我的覺你管我怎麼太尉轎到面前

見了因喝罵道你一個和尚喫得爛醉說我管你不得我偏要管你一番看是如何因分付四五個虞侯將濟顛扛到府中當廳放下太尉復問道你這和尚既入空門須持五戒却顛狂貪酒怎說無罪因叫當該取紙筆與他問他是何處僧人有何道行可從實供來濟顛道要我供便何妨因接了紙筆竟供道

南屏山淨慈寺書記僧道濟幼生宦室長習儒風自威音王以前神通三昧至傳燈佛下世語具辨才宿慧暗通三藏法今修普記十車經廣長語善譯三天竺書圓通耳能省六國梵語清涼山一萬二千人猶記同過滑

石橋天竺寺五百餘尊者。也曾齊登鷲峯嶺。理參無上。誰不豎降旗。妙用不窮。自矜操勝着。雲居羅漢。惟有點頭秦州石佛。自難誇口。剃光頭。賣響卜。也喫得飯。洗淨手。打口鼓。也覓得錢。偏滷賽過德州人。蹉蹊壓倒天下。漢有時娼妓家。說些因果。風狂不是風狂。有時尼姑寺。講些禪機。顛倒却非顛倒。本來清淨。笑他龍女散花多。妙在無言笑。殺文殊獅子吼。唱山詞。聲上般若飲美酒。碗碗曹溪坐。不過禪牀上。醉翻觴斗。戒難持鉢。盂內供養屠兒。袈裟當于盧婦。盡知好酒。顛僧禪杖。打倒麗姿。共道風流和尚。十六廳宰官。莫不儘我醉後。往還三天竺。山水從來聽。予聞中坐臥。醉昏昏。偏有清頭。忙碌碌。却無拘束。雖則欲加罪。和尚易款。只怕不犯法。官威難逞。請看佛面。稍動慈悲。拿出人心。從寬發落。今蒙取供。所供是實。

供完當該取了呈上。馮太尉見其揮酒如疾風。猛雨已自驚羨。再見名字是道濟。因訝說道。原來你就是淨慈寺的齊書記。司寮中多說你是個有意思的高僧。爲何這等倒街臥巷。不惜名檢。今日經此一番。不便加禮。且放他去了。罷。濟公聽見放了他。他到轉大笑起來道。我和尚醉醉中撞了太尉。蒙太尉高情放了。只怕太尉查不見外國進貢。

的這盒子玉髓香來。朝廷到不肯放你哩。太尉聽見濟顛說出玉髓香二字竟驚呆了。原來朝廷果有一盒玉髓香。三年前八月十五日會取來燒過。就分付馮太尉收好。馮太尉奉旨收在寶藏庫第七口廚內。不期去年八月十五日。聖上玉體不安。皇太后取出來燒了。祈保就隨便放在那內庫第三口廚裏。皇上不知原由。叫馮太尉去取。馮太尉走去取時。已不見了。心上着忙。不敢復旨。故自出來求籤問卜。今見濟顛說出他的心事。怎不着驚。因問道。這玉髓香你莫不知道些消息在那裏麼。濟顛因又笑說道。貧僧乃纔供的。賣響卜也。與得飯。這些小事。怎麼不知。太尉

聽見他說知道。滿心歡喜。忙叫人將他扶起。自起身與他分賓主坐下。復問道。濟師既知。萬望指教。濟公道。說是自然要說。但貧僧一肚皮酒。都被大尉盤醒了。清醒自醒。恐說來不准。敢求太尉布施一盞。還了貧僧的本來面目。貧僧便好細說。馮太尉如何只得叫人取酒請他。濟公直喫得爛醉如泥。方纔說道。這香是皇太后娘娘舊年中秋夜取出來焚燒。祈保聖安。因夜深了。就順便放在內庫第三口廚內。你為何問也不去問聲。却那悶悶亂亂。馮太尉聽了。又驚又喜。却不能全信。因分付掌家。款住他。自知已馬入朝去查問。去不多時。早歡上喜上。飛馬回來。何濟公

稱謝道。濟師竟自未卜先知的。一尊活佛了。這玉髓香果
在內庫第三口廚裡。連皇太后娘娘也忘記了。說罷。濟公
辭出回寺。自此之後。以遊戲而顯靈。救世之功也。稱述不
盡。只到了六十外。忽爾厭世。遂作病容。松少林長老因看
他道。濟公。你平日最健。為何今日一旦如此。濟顛笑也。
不回說此甚麼。但信口作頌道。

健健何足羨。止不過要在人間批門面。吾聞水要流
乾。土要崩陷。豈有血肉之軀。支撐六十年而不變。稜稜
的瘦骨幾根。鱉上的精皮一片。既不能坐高堂。享美祿。
使他安閒。何苦忍飢寒。奔走路。將他作賤。況真不真。假

不假。世法難看。且酸的酸。鹽的鹽。人信已厭。夢醒了。雖
一刻。却也難留。看破了。縱百年人都有。限到不如瞞着
人。悄悄去。靜裏自尋歡。索強似活現。正烘烘的動中討
黑怨。靈光既欲隨陰陽。在天地間。虛言則精神自不肯
離。塵凡為皮囊。作植急思歸去。非大限之相催。欲返本
來。實自家之情願。從此緊閉門。坐破蒲團。閑行脚。將山
川踏遍。

長老聽了。歎羨道。濟公來去。如此分明。禪門又添一重公
案矣。故濟公坐化後。留此醉蹟。為西湖市屏生色。

西湖佳話古今遺蹟卷之十

古吳墨浪子搜輯



虎溪笑蹟

釋家之有高僧。猶儒家之有才子也。才子雖脩齊誠正。正夫到不得聖賢地位。然不朽文章。亦名教之所重。高僧的學問。雖不及佛菩薩之神通。然戒律精嚴。性情靈慧。亦鬼神之所欽。高人之所敬。行爲佛法增光。坐爲湖山生色。有不可埋沒者也。惟其品第相因。故才子與高僧。往往兩相契慕。虎溪一笑。有自來也。你道這笑蹟。是怎生樣留的。原來西湖南山中。有一龍井寺。本名龍泓。其來久矣。在孫吳

的赤烏年中。葛稚川在葛嶺煉丹。便按方位選靈秀。到此龍井中來取水。蓋因此地的林樾幽古。山麓深沈。滿前空翠之色。泠泠欲滴。而石澗流泉。淙淙然不舍。晝夜間花寂。翠鋪滿溪山。鳥韻。樵歌。翠林谷。境界已自不凡。又相傳井中有龍居焉。故大旱居民禱雨。每到此拜求。多有靈驗。一向也有僧人極止。然無道德。無才能。不能為湖山開出生面。直到宋朝嘉祐年間。方來了一位高僧。法名元淨。後來神宗皇帝喜其講解精微。又賜號辨才。他是臨安於潛人。曾受戒於天竺的慈雲法師。故學行精進。每每行住坐臥之處。都有舍利子流將出來。左肩肉上。又現出袈裟文。八十一條。後直到八十一歲。方纔坐化。他到了湖上四山。檢選要尋個幽勝之地。以為栖息。湖曲則厭繁華。五雲又嫌枯寂。直上楓篁嶺。尋到龍井。見其山靈水活。朝夕可親。徑路逶迤。又不阻絕。方纔葺舊增新。創成一箇叢林。住在裏面。從來說人傑地靈。這龍井寺自有了辨才。任錫。只覺得一目與頭似。一日這果為何。蓋因辨才的道行精嚴。又能持楞嚴秘密神咒。為人治病立愈。故有人尊敬他。不啻活佛。而辨才却只以學者自居。有才名之人來相訪。便無不接見。恐怕當面失了高人。爭奈龍井路雖不甚遠。而山高路峻。往還者雖說有人。畢竟稀少。此時天竺自慈雲法

西湖傳記
師歸西之後。遂無高僧主持。便覺冷冷落落。不甚興頭。太守沈文通見了。甚不過意。因對衆說道。天竺乃觀世音菩薩的叢林。觀世音菩薩之教。是以聲音宣揚佛力。却不是禪和子習靜之處。吾聞龍井寺的辨才和尚。大有靈慧之才。若請得他來。爲天竺之主。宣揚教力。便自然要興頭一番。衆人聽了。皆以爲然。太守見人情樂從。不勝歡喜。便做了一通請啟。到龍井來。敦請辨才法師出山。爲天竺之主。正是。

佛法何嘗擇地興

名山往往得高僧

移將龍井菩提妙

來作三天竺上乘

那時辨才的初意也不肯捨了龍井之靜。而就天竺之喧。只因却不過沈太守的面皮。只得應承來了。不期一到了天竺。人皆久慕其名。來學道的。來求講的。紛紛不一。辨才虛心好道。又恐怕失了高人。凡來相訪的。無不殷勤接見。與他論法談禪。所以來的人多。向往。況又能爲人治病。就是三五年不能痊好的病。只要他在佛前至誠懺悔。已往之愆消除。未來之過拜畢。辨才便取淨瓶中楊柳枝水。洒地結壇。跏趺而坐。而前置淨水一碗。朗誦楞嚴神咒三遍。再將楊柳枝上水滴于病人手心內。叫病人飲了。隨你千般病症。頃刻就好。任你一二十年宿疾。醫士藥不能奏效。

的一遇辨才便無不好之理。偶然出到秀州楞嚴寺裏。適有嘉興縣令陶象。生一子名鳳官。年方十八來任。不上一二年。忽染一奇症。猶如還魂記中說的。似笑如啼。有影無形。却是一個邪神野鬼。牽纏忽哭忽笑。忽起忽拜。謎言謎語。呢呢唸唸。飲食都廢。骨瘦如柴。父母見他如此光景。不勝驚惶。廣延醫藥。有的說是痰迷心竅。喫了許多半夏竹茹。貝母消痰之藥。也不見效。有的說是心神恍惚。喫了許多琥珀珠砂。牛黃鎮心之丸。絕不相干。父母見此光景。心慌。只得求神祈禳。原來嘉興最信的是師巫。聽得縣裏要祈禳。便來了八個。這千人口裏。尚會放屁。敲鑼擊鼓。跳起

神來。編猪頭三牲。嘍哩噠囉。請起幾位傷司。互路唱了幾個祝贊山歌。假說我是金元七總管。下降一個道我是張五六相公。臨壇。又一個道吾乃宋老相公是也。不過是飲食若流。做個飽食飽餐的餓鬼。一通有甚效驗。再訪得城隍廟有個賈道士。法高真是

降妖的天蓬元帥

捉鬼的六甲天丁

請了這賈道士來衙。登壇設醮。穿戴起星冠羽衣。焚了信香。念了淨心神咒。右手拿了七星降妖寶劍。左手用五雷訣。捏着法水。踏罡步斗。噴了幾口法水。用天蓬尺在桌上拍一拍道。一擊天門開。二擊地戶裂。三擊神鬼驚。又拍一

拍道開天門。閉地戶。留人門。塞鬼路。穿鬼心。破鬼肚。念過了金光咒。又念淨天地咒。念完燒起符來。遣將捉邪。又念北方真武蕩魔神咒。誰想那妖鬼就附在鳳官身上。走到壇前。與這道士福了兩福道。師父俺與你往日無冤。今日無仇。如何念咒遣我。我與陶公子夙世夫妻。乃五百年結就的。隨你念咒書符。也禁我不得。道士見精怪不怕他。他却有些慌了。連忙把令牌在桌上。尸尸月月。一片聲敲得發喊道。

部天大雷公。霹靂震虛空。神兵千萬萬。來降此壇中。敢有逆令者。雷部勅不容。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劫又燒符。名請龐劉荀畢鄧辛張王馬趙溫閔。十二天君。那妖怪在側邊。見道士做把戲。呵呵大笑道。自己心上的魔。尚且不會除。要除誰的魔。俺與你同是一魔。若以魔除魔。豈有此理。說罷。竟自走入房中去了。道士無可奈何。老大掃興。只得收拾法器。刻印告回。陶縣令見這妖精神通廣大。心中愈慌。恰好旌才法師來到秀州。陶縣令素聞其名。就任請法師。救拔兒子性命。辦才問這妖精是怎生起的。陶縣令道。小兒始初得病的時節。見一個少年女子。從外而來。道我與你夫妻五百年前結下的緣分。休得相棄。俱是芳年好生受用。遂與小兒調笑。歡呼同走到一水邊。這

西遊傳
女子贈詩一首道

生為木卯人

死作幽獨鬼

泉門長夜開

衾幃待君至

自此之後便源源而來。如今又說道。

仲冬之月

二七之間

月盈之夜

車馬來迎

今去仲冬十五之期已不多幾日了。隨你法官都治他不得。特來拜請吾師救度。辨方法師允其請。即便迎到衙中。法師敕除地為壇。上懸一幅大出像。取柳枝酒水于地。一面宣大佛頂首楞嚴秘密神咒。三遙壇而去。是夜那妖竟

不到鳳官房裏來。鳳官但見壇前都是長身金甲的神將。手執刀斧劍戟。重重圍繞。遂得安寢。次日辨才又來壇前。結跏趺坐。密密宣咒。教四大天王速擒妖物來。那四大天王有通天的手段。專降的是惡魔凶怪。得了法旨。就像抓小雞兒的。一把抓將過來。擗在壇前地下。這妖怪怎生模樣。

但見

淡淡梨花白面。輕輕楊柳纖髻。朱唇一點暈紅。嬌好個

青春年少。綠鬢照開明月。玉筍微露輕綃。盈盈十五

女兒嬌。嫁與潘郎正好。右詞西江月

法師見了問道。汝居何地而來。此那女妖嬌聲的答道。

會稽之泉

下山之陽

是吾之宅

古木蒼蒼

法師又問道汝姓甚麼女妖又答道

吳王山去無人處

幾度臨風學舞腰

法師道據你這等說敢是姓柳麼女妖道便是法師道你何故在此端入女妖答道因與陶公子原有宿世夫妻之分非敢為媚也辨法師大喝道汝無始已來迷已逐物為物所轉溺于淫邪流浪千劫不自解脫入魔趣中橫生災害延及無辜汝今當知魔即非魔魔即法界我今當為汝宣說楞嚴秘密神咒汝當諦聽認既往過愆返本來清淨

覺性若逃而不悟再在此胡纏吾當令四天王押汝到烈火坑中去受苦無量說罷女妖驚悟涕泣叩頭道承師父說法超度不復在此貪戀當別公子去矣遂入見鳳官道妾本與君圖百年姻眷今辨法師佛力無邊神通廣大他說法超度我我豈可迷而不悟受烈火坑中之苦乎今要別子而去但久與子處情不能頓舍願與子同飲酒一杯為永別之意遂相對痛飲作詩一首為贈云

仲冬二七是良辰

江下無緣與子期

今日臨岐一杯酒

共君子里永相離

遂拂衣而去自此之後鳳官神氣清爽再無魔難陶縣令

感辨才法師有再生之功。厚有所贈。而法師一毫不取。陶縣令唯有心感其德而已。遂備盛齋奉款。以船送歸天竺。其時因在嘉興。遣了柳妖。并陶公了的病。立時脫體。故一時僧俗人等。來見者不計其數。遂致天竺境中。鑿山築室。不過三年。竟成了一箇鬧熱場。辨才法師此時深以為繁。恐悞靜中之功。遂決意辭了大眾。仍歸于龍井寺。此時沈太守已經去任。無人留他。故得自由。辨法師到了龍井。見天竺朝夕與人往還。並不曾遇一出類高人。雄談快論。開益心胸。故此交接之念也。就淡了。便有個藏修之意。不欲與人應酬。然湖上到龍井。路有二十餘里之遠。又不好全

全拒絕來人。因立一箇清規條約道。

山僧老矣。精神衰憊。不能趨承。謹以二則預告。殿上開談最久。不過三炷香。山門送客最遠。不過虎溪垂顧。大入伏乞相諒。山僧元靜叩白。

又造了一間遠心庵。以為自家取靜之地。本寺侍者。因稱他為遠公。凡是與他來往的縉紳士夫。知他迎送之勞。因尊他敬他。却也都不要他的規矩。如此年餘。甚是相安。原來這龍井寺前。有一條小橋。橋下便是龍井的水。流出成溪。因溪中有一塊巨石。形類于虎。故就叫做虎溪。以配龍井之意。溪上這條橋。因而遂叫做虎溪橋。過了橋去。就是

透透迤迤的一帶長嶺。嶺傍俱是修竹。在上叢篠在下風韻。凄清大有林壑之趣。故取名叫做風篁嶺。嶺上有石一塊。高可丈許。青潤玲瓏。巧若鏤刻。名曰一片雲。遠公未立清規之前。常常借送客而盤桓其間。偶題云。

興來臨水戲殘月

談罷吟風倚片雲

今因立了清規。便只以虎溪橋爲界。一向到也習成規矩。但走到橋邊。脚早住了。不期一日。蘇東坡學士。請到臨安來做太守。聞知辨才之名。公事一暇。卽命駕往龍井寺來訪他。管事僧接着。知他是本府太守。恐怕遠公不肯迎送。以致得罪。因先跪稟道。本寺老僧不迎不送的。清規行已

數年。今不便頓改。須求相公寬恕。東坡道。我來訪和尚。是訪他的道行。誰訪他的迎送。一而說一面。就走到方丈裏來。此時辨才早已接住。相見過。纔坐下。東坡便問道。聞知和尚戒律精嚴。不知戒的是些甚麼。律文是那幾條。辨才應聲答道。戒只是戒心之一件。律只是律心之一條。那裏更有幾件幾條。東坡道。活潑潑一箇心。受此戒律。不幾死乎。辨才道。死而後活。方纔超凡入聖。東坡聽了。不禁點頭贊羨道。辨師妙論入微。令人敬服。二人遂促膝而談。遂談到快心處。彼此依依不捨。恨相見之晚。因而留宿。到了次日。辨才又引東坡到潮音堂。神運石。滌心浴。方圓菴。寂室。

照詞開堂。訥齋各處遊賞。每到一處。不是題詩。便是覓句。二人你稱我揚。其是投機。喫過午齋。衙役整轎。催歸東坡。知留不住。方纔約了後期。辭別出門。辨才相送。也只以為到齋自止。不期二人攜手相攙。說到妙處。貪着說話。竟忘其所以。一步一步只管走去。竟不知要走到那裏。方住。左右侍者着急了。只得從旁叫道。遠公送客已過虎溪矣。辨才聽見。忙舉頭一看。而身子已在風篁嶺下矣。忍不住大笑起來道。學士誤我。學士誤我。東坡見了。也忍不住。起凡入聖。却又是誰之功。二人相顧又笑。笑個不了。衆人在

旁亦皆笑。笑倒。遂公道。杜子有云。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今日之謂也。東坡有詩。紀云。

此生暫寄寓

常恐名實浮

我比陶令逸

師為遠公優

送我過虎溪

溪水常逆流

聊使此山人

永記二老遊

自遠公與東坡行後。遂作亭嶺上。名曰過溪亭。而西湖之龍井。有此笑蹟。遂為後人。歐正是

高僧縱是高無比

必借文人始得名

所以虎溪留一笑

三千載尚聞聲



